

1945年都江堰“开水节”李冰祭祀及其意义

王川 刘朋乐^{*1}

【摘要】：“开水节”（现称“放水节”）是都江堰最为重要的民俗节日之一，其渊源为古蜀人对水神的崇拜，后逐渐演变为民众对李冰父子的祭祀习俗，在北宋初年形成为“开水节”。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川省主席张群亲赴都江堰主持开水大典，担任主祭祭祀李冰父子，表面上是四川最高当局对水利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尊重，实际上，四川省政府更以开堰祭祀为契机，不仅检查验收上年度水利修缮之成果，进而强化四川的中央化，推进川人的家国认同，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都江堰； 开水节； 李冰祭祀； 张群； 家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8）4-0041-6

开水节是都江堰民众为庆祝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竣工而举行的庆典仪式，在旧时又称祀水、放水礼、开水大典等。都江堰水利工程自蜀守李冰开堰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历久不衰，实有赖于官民恪守岁修制度。都江堰的岁修制度发展到明清以后即演变为枯水时置放杓槎、拦水修堰，次年清明前后砍断杓槎、开堰放水的习俗。民国时期，官方对都江堰水利建设亦十分重视，不仅每年开水典礼由四川省政府主要官员（如省政府主席等）担任主祭，而且时常对都江堰工程进行大修，视修缮都江堰为治川重要方针。^[1]

近年来，随着有关都江堰史料的整理与出版，都江堰开水祭祀的研究颇受学界重视，论者多以宏观视角对开水节的历史变革、祭祀活动、风俗习惯等进行研究。^[2]至于微观领域，如民国时期国民党政要参与的开水祭祀活动，则关注较少，迄今未见专文，史料缺乏、难以深入或为重要缘由。本文写作，侧重对民国三十四年四川省主席张群开水节祭祀的有关活动加以论述，借以分析民国时期开水祭祀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蜀守李冰去世后蜀人的祭祀与李冰崇拜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3]这表明，在中国古代，那些对国家、社会有着卓越贡献之人，很容易成为民众崇拜祭祀的对象，久而久之，这些历史人物便逐渐演变为某个区域乃至全天下民众的保护神，即所谓“生而有功于民，死后尊之为神”^[4]。巴蜀地区民众独特的“二王”^[5]崇拜即是如此。

在李冰未修建都江堰前，蜀地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6]可知，当时的川西地区还是一片沼泽，十分不利于农业耕种。到了秦昭王时，李冰出任蜀郡太守，依据蜀人治水旧法，“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7]，自此成都平原“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溥矣”^[8]，民众过上了水旱从人、时无荒年的生活。

人们对于李冰的祭祀活动在秦汉时期早已有之。据应劭《风俗通》记载：“秦昭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造溉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9]大约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已经为李冰修建祠堂，以纪念其对巴蜀地区水利建设的贡献。1974年，考古学家在都江堰江中发现了东汉李冰石像，上有石刻题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学者们由此推断，东汉时期李冰石像的功能既有纪

¹ 作者简介：王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会长；刘朋乐，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生，四川 成都 610000。

念和祭祀的性质，又有借助神性以镇水的目的。^[10]魏晋时期，李冰治水的事迹则被进一步神圣化。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云：“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则记述了李冰斗河神的故事：“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11]由此可见，李冰在晋人眼中已成为能通鬼神之人。

而李冰被官方大规模祭祀并享有官爵称谓应不晚于宋代。唐末五代时期，后蜀政权册封李冰为“大安王”，又封“广圣灵应王”。宋太祖建国初，一次大洪水奔袭巴蜀地区，赵匡胤下诏封李冰为“广济王”，并将祭祀李冰的庙宇重新修缮，这可以认为是官方承认李冰神灵地位的开始。官方祭祀在两宋时规模极为宏大，曾在蜀地为官的南宋诗人范成大便有“刳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根”^[12]的诗句，描绘了宋代官方祭祀李冰的盛况。至于民众对于李冰之子二郎的记载则也始于宋代。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太祖诏修崇德庙时尚未提及二郎之事，到了宋真宗赵恒于景德年间（1004—1007年），钦赐《二郎神碑》称李二郎为“川主二郎神”，始与李冰同祀于崇德庙。^[13]有宋一代，都江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岁修制度，叫做“穿淘”。民间描写李冰治水事迹的小说，如：《李冰治水记》等，也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李冰父子事迹已深入人心。^[14]

元、明两代，李冰及其子李二郎则被官方赐予各种封号。元至顺元年（1330年）元文宗封李冰为“圣德英惠王”、封二郎为“英烈昭惠灵通仁佑王”，^[15]以表明朝廷对水利建设的重视。明代，一种新的供奉李冰及二郎的民间水神祭祀场所——“川主庙”在四川西部出现，并迅速分布于四川各地，甚至在与四川接壤的贵州、云南也有修建，“川主”崇拜成为西南地区民间最普遍的水神崇拜。明末清初，因为战乱都江堰失修多年，到了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祭祀李冰父子的活动才重新开始。

清朝官方将祭祀李冰父子的日期固定下来，演变成了都江堰地区盛大的民俗节日——开水节。雍正五年（1727年），礼部上书皇帝请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李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16]并令地方官春秋致祭。春秋两祭，逐渐演变成了与都江堰岁修有关的两个特定的日子，一在春天岁修完成后，砍杓槎放水，即所谓“开水节”；一在秋天岁修开始之前，下杓槎封堰停水。开水节一般选在清明前后，且有一套较为稳定的程序：来自成都的官员在开水节前一天启程，途中经过郫县到望丛祠，祭拜过蜀国治水的望、丛二帝，当天赶到灌县；开水节那天，主祭官率领大小官吏到二王庙，在庙内道长主持下，献祭品，行跪叩礼，诵读祝词；官祭之后，主祭官来到江边岁修现场，主持开水。^[17]

古代都江堰因岁修衍生出以祭祀李冰父子为主要内容的开堰仪式，最终演化成当地盛大的民俗节日，它不仅寄托了成都平原灌区民众期望河渠安流、耕作有成的心愿，而且寓意着官方对水利工程、民间疾苦的重视。这一原则在民国时期依然如此，民国三十四年，省主席张群亲赴都江堰主持开水节祭祀便是很好的体现。

二、民国三十四年“开水节”祭祀的背景与过程

从民国时期出席都江堰开水大典的人员中我们可以看出，开水节已绝非民间祭祀活动那么简单。据当时报刊杂志报道，民国二十五年，建设厅长卢作孚、一区专员稽祖佑参加开水大典^[18]；民国二十六年四川省主席刘湘亲自视察开水典礼^[19]；民国二十九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四川省党政军领导贺国光参与开水祭祀^[20]；民国三十四年，四川省主席张群担任主祭祭祀李冰父子；此外邓锡侯、王缵绪等四川军政要员均有参加都江堰开水节祭祀。既然，国民政府如此重视都江堰开水节，那么开水节具体的运作程序又是怎样的呢？笔者现依据所见史料，将民国三十四年张群主持都江堰开水祭祀的背景与过程略作回顾。

在开水节前，积极协调各部门进行准备，组织群众观看开水典礼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每年二三月份，省政府即下令要求都江堰灌区各堰沟负责人修筑疏濬，务必在清明开水前按期完成工程，同时指示运输部门协调开水节期间的车辆调度，“酬定离堆公园临时站址及停车地点”，要求运输部门员工，“办理该项运输事宜乃应尽之职责”^[21]，将此事作为每年绩效的参考。紧接着，便是积极组织民众参加开水大典。

据1945年的新闻报道，“本年度都江堰开水典礼，刻已决定，订四月五日举行，闻将由张群主席亲席主持。并闻备有专

车，欢迎新闻界人事前往参观”^[22]，政府事先将乘车票据发放给大家，人们凭票上车，从成都少城公园出发，到达都江堰离堆公园，全程均由专车接送。查相关档案，“都江堰举行开水典礼，贵所制发各参加人员乘车证……共为一千零四十二张”^[23]，足以看出川省当局对开水节的重视。良好的筹备工作，使得都江堰开水节举办期间，各部门职责明确、相互协作，整个过程秩序井然，没有发生陨越之事。

然后是召开堰务管理筹备会，验收都江堰内外两江岁修工程。开水节前几日，省政府即派建设厅厅长等专员抵达灌县，会同都江堰工程处处长以及灌区各县县长，开会商讨堰务管理筹备，拟定本年度水利修缮工作计划，验收上年内外两江岁修工程，以期准时开堰放水，免误春耕。从某种意义上讲，每年的堰务管理筹备会，可视为省主席抵灌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万众期待的开水节如期举行。第一项程序是在伏龙观祭祀蜀守李冰。上午十时许，人们准时到达伏龙观，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祠等，因李冰降伏孽龙的传说而得名。祭祀典礼由四川省主席张群担任主祭，省政府各厅厅长和灌区各县县长等陪祭，用三牲太宰，焚烛拈香，仪式极为隆重。在场官员无不昂首注目，张群主席站在正中间，面对李冰的神像，宣读祭文，其祭文全文如下：

时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主祭官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恭率僚属，谨以少宰醴粢之仪，致祭于敷泽兴济通佑显惠襄护王之位前，告以文曰：

惟王绩懋岷江，恩垂锦里。施排决之力，远绍禹功；开耕耨之源，丕承稷业。威灵曾闻誓水，食富遍在烝民。群等仰体先绪，思宏堰工；殚心力以图准，守准绳而勿替。兹逢开堰之际，虔申上祷之忱。伏愿俯鉴輿情，默施灵祐；务使川流顺轨，水不扬波；利溥平畴，年征大有。

尚享！^[24]

祭祀完老王李冰后，人们随即走出伏龙观，经过人字堤，到达二王庙，祭祀李冰之子二郎与历代治水有功之人。祭典仍由张群主持，仪式与伏龙观祭祀同。祭祀李二郎与历代治水有功之人祭文摘录如下：

时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主祭官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恭率僚属，谨以少宰醴粢之仪，致祭于承绩广惠显英普济昭福王之位前，敬告以文曰：

惟王功昭蜀国，德遍蒸黎。挽千里之狂澜，父作子述；开西川之沃壤，士感民怀。奋神勇以摯奔腾，筑堰堤而资利济。群等关怀民食，志切堰工；体古训之昭垂，竭愚衷而则效。兹逢开堰之日，虔申上祷之忱。伏愿俯鉴輿情，显敷灵祐；从此仁膏永沛，千万家共沐神庥；惠泽长流，十四属咸资福庇。

尚享！

时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主祭官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恭率僚属，谨以少宰醴粢之仪，致祭于历朝治水神圣位前，敬告以文曰：

伏维前哲泽被都安，勋书史策。双江顺轨，壮天府之雄图；万世安澜，溥民生之美利。丰功既隆于畴昔，礼典宜重于今兹。群等职司河工，时逢开堰，敬陈牲醴，肃布几筵。伏祈俯鉴輿情，默施灵祐。十四属恩膏共沐，亿万年俎豆常新。肃展微忱，聿彰盛典。

尚享！^[25]

从上述祭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四川省主席的张群，对李冰父子及历代功臣表现出了虔诚的崇敬，这或许与其关怀民众，期望像李冰父子一样稳定川局、俯鉴輿情的愿望是分不开的。

祭祀完李冰父子以及历代功臣后，开水大典即进入高潮部分——砍杓槎放水。杓槎是都江堰的传统工具之一，其原理是把三根木料用竹绳绑成等边三角架，运到河中依次安放，放上鹅卵石使其稳定，然后绑上竹筐，运来粘土截流堵水。到了正午，便是放水时刻，张群与僚属从二王庙走到都江堰江畔，站在江边下令开堰放水。得到命令后，早已就绪的工作人员随即鸣礼炮三响，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河工们奋力砍断安放在鱼嘴前杓槎上的绳索，嘴里高喊：“不要打坏良田，不要冲毁桥堰，安流顺轨，为民造福……”河滩上的人则用力拉绳，一排排杓槎不一会儿便解体倒下，江水如万马奔腾，汹涌而下。“观礼民众极为踊跃，他们凝神争看堰槎怎样被砍到，堰水怎样在倾泻”^[26]两岸人群狂欢跳跃，许多年轻人跟着水跑，不断用石头甩到流水前面，以“打头水”来祈福消灾；人们在堰头放下鸭子，下游的年轻人便争抢“水头鸭”以求幸福；老人们也则舀“头水”敬神，祈祷神灵保佑丰收。伴随着两岸人们的狂欢，开水典礼于焉告成。

祭神祈福，显现出官方对来年风调雨顺、物阜民安的良好祝愿；与民同庆，也蕴含了政府稳定时局、推进认同的不懈努力；检查验收，则表明政府对农田水利、经济建设的巨大投入。1945年即民国三十四年张群主持的都江堰开水大典，其历史意义值得仔细推敲。

三、1945年开水节祭祀的历史意义

民国三十四年都江堰开水节盛况空前，周边各县群众万余人聚集于此观看祀典，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率各厅厅长以及灌区各县县长亲赴祭祀，《时报》《新新新闻》等各大报刊对此事均有及时报道。

由此可见，此次开水节祭祀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实为当年的一次盛典，究其历史意义，至少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尊重民间习俗，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由上文所述，开水节祭祀的发展历程是由来也渐的，祭祀李冰的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历经了魏晋时期人们对李冰治水的神化，到唐宋时期官方的册封与认同，最后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民众虔诚的川主崇拜，这一祭祀活动早已成为川西地区民众普遍的习俗。民国三十四年的开水节，四川省主席张群亲赴祭祀，祭奠了李冰父子以及历代治水功臣，并宣读祭文，这一过程本身便能体现出官方对蜀地民间习俗的关注与尊重。民国时期何以如此重视开水祭祀，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借助开水祭祀传承历经千年的民俗文化。李冰崇拜作为蜀地民众虔诚的信仰，国民政府当局能因势利导，尊重民间习俗，给民众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同时，开水节是蜀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民政府能保留旧俗，以省政府主要官员为主祭，并且沿用古已有之的祭祀章程，很好地保护了蜀地优秀的历史文化，让祭祀李冰父子这一古老而庄重的习俗在民国时期焕发生机。

其二，强化四川中央化，推进川人的祖国认同。蒋介石曾说，川事为一切问题之根本，只有着力建设、安定四川，才能贯彻中央的意图。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的政治地位可谓举足轻重，然而川省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分歧严重、摩擦不断，甚至连四川省主席的任命过程都几经波折。^[27]在此环境下，强化四川的中央化，更好地推进川人对国家的认同便成为治蜀兴川的当务之急。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并且是四川华阳人，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的一重要原因便是防止四川军人以“川人治川”的旗号对抗中央。

历史上，以祭祀李冰为手段，强化中央对蜀地控制之举早有先例，如：唐末五代，前蜀政权以道教势力掌管李冰的祠庙及祭祀活动，既防止地方势力的反政府行为，又能加强政府对民间的控制；后蜀时期，孟昶给李冰封“王”，主要原因便是可以借此显示皇帝权力，让蜀人承认自己的“帝”位；北宋初期，李顺、王小波以“二郎神”的旗号发动起义，北宋政府镇压起义后，随即给李冰各种封号，还特别注意抬高李二郎的地位，以防止有人再用李冰父子的权威谋反……作为四川人的张群，深知李冰父子在川人心中的地位，更能理解川人的风俗习惯，因而对开水节也格外重视，希望借此从思想上加强对蜀地的控制，强

化四川的中央化，从而更好地推进川人的祖国认同。

其三，重视水利建设，推进四川抗战建国。民国时期，“水利兴则国富强，水利坏则国贫弱”^[28]的观念深入人心。都江堰工程的兴废直接关系到成都平原的经济命脉，为此，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对都江堰工程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应扩大都江堰灌溉面积，采用新式堰闸，在都江堰流域建设发电厂以提高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应遵循古法治水，不宜采用新式技术，更不能建设水电工程。^[29]虽一时聚讼不已，但足以证明时人对都江堰建设的极大关注。

四川省水利局曾发电文通知都江堰工程处相关人员，要求其参与开水节前的讨论会，其电文如下：“查都江堰四月冬日举行开堰典礼，经后上年堰工讨论会成案，电请省府召开堰工讨论会议以作下年兴修准备，并于每日令饬该处长拟具提案，俾届时出席提出讨论在案……”^[30]；四川省主席张群在发布的指令中也明确要求各部门在开水节前普加紧办理水利工程：“令第一及第十三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暨都江堰内江流域各县政府分别遵照，督饬所属各县将民堰沟渠一律趁时修葺……使各项工程如期完竣，水利灌溉为要！”^[31]；四川省政府公报中也有“除一切典礼，依照旧例举行外，惟查水利为当今要政，亟宜趁此时机，召集都江堰用水各县县长，暨水利关系人员，作一度之商榷”^[32]之语。从当时的电报、公文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四川当局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以开水节为契机，借机检查四川各地的水利建设，从而更好地推进四川对抗战建国的支援，是民国时期川省当局如此重视开水节的关键所在。

民国三十四年的开水节，因川省当局十分重视，参加大典的民众达万人以上，又因正值抗战最后阶段，在场观众表现出空前热情与喜悦，是民国时期规模较为宏大的一次庆典，也是张群担任四川省主席主持的最后一次开水大典。以后几年，川省局势动荡复杂，虽邓锡侯、王缙绪等也相继主持了开水大典，但似乎民众的关注度已不及当年。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席卷全国，新式的钢制闸门代替了老旧的杓槎，人们关于开水节的记忆也因此一度中断。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恢复了都江堰的开水节，使民众得以再次领略到开水祭祀的恢宏气势。

注释：

[1] 参见《兴筑成渝路、修建都江堰，邓锡侯谈治川方针》，《立报》，1947年5月9日，第1版。

[2] 相关研究如：冯广宏编《都江堰文献集成 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卷）》（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吴会蓉，冯广宏编《都江堰文献集成 历史文献卷（近代卷）》（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版）、周九香《试论都江堰修建与李冰崇拜》（《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开玉《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等，从不同侧面对都江堰的历史文化予以关注。

[3] 杨晓红：《宋代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4] 李绍明：《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石刻人像探讨》，《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5] “二王”崇拜，又称“川主”崇拜，即巴蜀地区民众对于李冰父子的祭祀与崇拜。

[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82页。

[7]（西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译著：《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314页。

[8] 冯广宏：《都江堰文献集成 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卷）》巴蜀书社，2007年，第100页。

-
- [9]袁庭栋：《巴蜀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 [10]参见李绍明：《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石刻人像探讨》，《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 [11]（北魏）酈道元著：《水经注全译（下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0页。
- [12]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范石湖集（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8页。
- [13]参见王纯五：《李冰的封号和祀典》，《都江堰市文史资料》第14辑《世界水利史上的丰碑都江堰》，1997年。
- [14]参见周九香：《试论都江堰修建与李冰崇拜》，《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 [15][16]冯广宏：《都江堰文献集成 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卷）》，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86页。
- [17]参见谭徐明：《古代区域水神崇拜及其社会学价值》，《首届中国水文化论坛优秀论文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第230—231页。
- [18]《灌县都江堰大修昨举行放水典礼》，《新闻报》，1936年4月9日，第6版。
- [19]《都江堰水利工程在灌县行开堰礼》，《时报》，1937年4月13日，第8版。
- [20]《川省都江堰水开礼典》，《总汇报》，1940年4月13日，第2版。
- [21]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三十八年《四川省公路运输公司公函》（1949年）。
- [22]《都江堰四月五日开水》，《新新新闻》，1945年3月1日。
- [23]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二十九年《四川省公路局公函》（1940）。
- [24][25]冯广宏：《都江堰文献集成 历史文献卷（近代卷）》，第839页，第840—841页。
- [26]詹近水：《灌县都江堰放水典礼盛况》，《联合画报》1947年第205期。
- [27]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 [28]强：《四川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中兴周刊（武昌）》1937年第7卷第23期。
- [29]李仪祉：《李仪祉先生关于都江堰工程谈话李仪祉》，《建设周讯》1937年第1卷第2期。
- [30][31]四川省档案馆藏：《关于都江堰验内外江工程及开放外江杓槎事项》，原丙23全宗，号目录1287卷。
- [32]卢作孚：《建设厅为都江堰定期开堰函用水各县县长莅灌参加》，《四川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41期。